



杀人狂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杀 人 狂

[德] 帕特里克·聚斯金德 著

封一函 等 译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逢 直
封面设计 艾 子

杀 人 狂

〔德〕帕特里克·聚斯金德 著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单太平寺街39号）

河北省枣强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 1/2 字数：16万

1988年11月第一版 1988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ISBN7—5040—0107—4/I·107 定价：2.40元

内 容 提 要

小说以独特惊人的手法，描写了一位恶魔般的变性杀人狂。以残杀少女为满足目地，恐怖骇人听闻的故事。

杀人狂刚一出世就不同寻常，他的身体发出异常味，眼神充满杀机，随着他长大成人，越发显露出他超人的能力，特别令人惊奇的是他能通过嗅觉辨认万物。有一次，他突然嗅到一种非常惬意的气味，这种气味来自一位漂亮的妙龄少女，他在黑暗中凭着自己的嗅觉找到了这位灯下美女，为了尽情享受这种欲望，他杀害了这位少女，从此，他只要闻到这种奇异的气味，就无法控制自己，并设法在黑暗中潜入私房找到少女，姿意蹂躏将其杀害。

此书由美国西蒙，斯考思脱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七年第一次出版，并多次再版发行。

第一章

1

在18世纪的法国，有一个作恶多端的天才人物。在当时的法国社会象他这类人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然而这里要说的却是一位独一无二的恶棍。他叫让——巴蒂斯特·格雷诺耶。如果说他的名字和那些狡黠邪恶却聪明过人的人物，如：德·萨德、圣朱斯特、富歇、波拿巴相比早已被人忘却的话，这当然不是因为格雷诺耶比起那些臭名昭著的恶棍来不如他们那么自高自大，不如他们那么厌恶人类，不如他们那么道德恶劣，简而言之，不是在邪恶方面比他们逊色，而是因为他的本事和他的所作所为没有给历史留下什么遗迹，而且只限于他力所能及的范围，那种只能维持瞬间的气味王国。

在故事发生的那些年月，城市到处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恶臭，这种臭味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几乎是无法想象的。街道上、院落里散发着粪便的臭味，楼梯上散发着朽木和耗子的尿臭味，厨房里散发着烂菜帮子和肥羊肉的臭味，常年不透气的客厅里散发着尘土的霉味，卧室里散发着油腻床单和潮湿的羽绒床垫的臭味，还有房间里的尿壶散发的刺鼻的甜滋滋的酸臭味。烟筒冒着烟臭味，制革厂散发着腐蚀性的碱液臭味，屠宰场散发着凝固了的血腥臭味，人们身上的脏衣服发出的汗臭味，嘴里发出牙臭味，胃里隔出的洋葱

味，倘若他不是个年轻人的话，身上还有一种奶酪的陈腐味、牛奶的酸臭味以及肿瘤病的气味，河道散发出恶臭，市场散发出恶臭、教堂散发出恶臭，桥下和宫殿里也都臭气熏天。农夫们身上的气味和教士身上的气味一样让人恶心，作坊伙计和师傅的老婆一样臭不可闻，达官贵人身上散发着臭气，国王本人象是一头腥臭难闻的狮子，王后臭得象头老山羊，从夏到冬每天如此。在18世纪，没有东西可以阻止细菌无休止地蔓延和腐蚀，因而人类的一切活动不管是建造还是破坏，不管是生命的萌生还是终止都时时刻刻伴随着恶臭。

当然，巴黎是个最难闻的城市，因为它是法国的最大城市。而在市内又有一块地方更是其臭无比，它在弗尔大街和铸铁厂大街之间，确切地说就是圣婴公墓。八百年来，死者被从主宫医院和附近的教堂运到这里，八百年来，尸体被成打成打地用车拉到这里，扔进长长的坑里，八百年来，在墓穴和尸骨存放所里尸骨堆积得一层又一层。只是在后来——法国革命前夕，几个坑塌陷，臭气熏天，引起了坟地附近的居民们的强烈抗议，并发生了暴动，才最后关闭了这块墓地，不计其数的尸骨和骷髅运到蒙马特尔的墓穴里，而在原来的那块地方出现了一个食品市场。

1738年7月17日，让——巴蒂斯特·格雷诺耶就出生在这个整个王国中最臭的地方。当时正好是一年中最大的季节，炎热就象是沉重的铅块压在坟地上，把由烂瓜果味和烧焦的牛角和羊角味混合而成的腥臭的水蒸汽挤进了附近的小巷里。当格雷诺耶的母亲感到分娩前的阵痛时，她正在弗尔大街的一个鱼摊上给刚取出鱼肚的鳕鱼刮鳞。这些鱼虽然是

当天早上在塞纳河捕起的，可现在臭的能盖过坟场死尸的恶臭味。格雷诺耶的母亲既闻不到鱼臭也闻不到尸体的臭味，她早已失去了对气味的感觉。这时她的肚子很痛，这种疼痛使她对所有外界的刺激都麻木了。她唯一所希望的就是能制止这种痛苦，但愿尽快结束这分娩的痛苦。这是她的第五胎了。以前几胎都是在这鱼摊上生下的，但每次生出的都是死胎或半死不活的婴儿，那血淋淋的肉体和摊在那儿的腥臭的鱼肠没什么两样，也不比这臭鱼活的时间长，到晚上，不管是臭鱼烂肠还是生下的肉都是一起被装上垃圾车运到公墓或倒进河里。今天十有八九仍会如此。格雷诺耶的母亲还很年轻，还不到25岁，她也还很漂亮，牙齿差不多还齐全，头发也没掉多少，她除了痛风、梅毒和染上了轻度的肺结核病以外并没有别的大病。她还是希望自己能再活一段时间，也许是五年以上或十年。甚至有一天能结婚。成为哪位鳏夫的体面的填房，并撑个门面生几个孩子……。格雷诺耶的母亲但愿现在痛苦很快结束。但她感到最后挛缩时，便在拣鱼台后蹲了下来，前四次她都是这样生产的，她用切肉刀割下了那刚生下的东西的脐带。可由于过份的炎热和令人窒息的臭味，当然，她闻到的是另一种无法忍受、使人神经麻木的气味，就象处在开满百合花的野地里或是充满水仙花香味的屋子里那样。她昏过去了，倒在了一边，又从拣鱼台底下摔到了街面上，手里拿着一把刀躺在那里。

一阵喧哗和骚动。她被人群围住了，人们睁大眼睛看着她，也有人把警察叫来，这个手拿刀的女人还静静地躺在路面上。过一会，她慢慢苏醒过来了。

她出什么事了？

“没事。”

她拿着刀干什么？

“没干什么。”

她裙子上的血是哪儿来的？

“是鱼血”。

她站了起来，把刀扔在了一边，便走出人群到别处去洗一下。

这时，那台子底下的婴儿却出人意料地啼哭起来。人们都觉得莫名其妙，他们都来到拣鱼台边，结果在成群的苍蝇和鱼头、鱼肠堆里发现了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他们把这孩子拉了出来。照章办事，这个孩子被送到一个乳母那儿，至于孩子的母亲则被抓了起来。她承认自己确实是想弄死这婴儿，而且对前几次采取的同样手段供认不讳，她被判为残害多名婴儿罪，几个星期后在格雷弗广场被斩首。

可就在这期间，这婴儿已换了三个乳妈。谁都不想再抚养这孩子了，那怕多几天都不行，因为他太贪吃了，他得吃两个婴儿的奶，这等于吃了别的婴儿的奶，也等于把奶妈的饭碗给砸了，因为奶妈靠喂养一个孩子的收入是维持不了生活的。主管此事的警官拉法斯也为此事而头痛，他想把这孩子送到圣安托万大街那头的的一个孤儿和弃儿接送站去，那儿每天都把孩子转送到鲁昂的一所很大的国立大育婴堂去。由于这种转送工作是由搬运夫来做的，为了赚钱，他们每次都在篓子里装四个婴儿，而在路途中的死亡率很高，所以只允许搬运夫运送受过洗礼的婴儿，他们都应附有官方开的运送证书，鲁昂孤儿院收到孩子后会在上面盖上章，而格雷诺耶这个婴儿既没受过洗礼，也没有个名字可以正式写在运送证书

上，而且警察如果不留姓名地把一个孩子放到转送站的门口也不是个好办法、尽管这样可以省去好多手续……，如果要撇开这孩子不管，那么就会碰上一系列繁复的手续，而时间却又偏偏那么紧。拉法斯决定打消原来的念头，指示将这个男孩送到基督教慈善机构或别的什么机构去，换取一张收条，在那里会让这个孩子受洗，并决定他将来的命运。最后他总算把这孩子打发给了圣马丁大街上的圣梅里修道院。他在那里受了洗，并被取名为，让——巴蒂斯特，因为在这一天修道院院长的情绪不错，修道院的救济资金也还宽裕，便决定不把他送到鲁昂去，而由修道院出钱抚养。于是他被一个住在圣德尼大街上叫让娜·比西埃的奶妈抚养，每星期报酬为三法郎。

2

几星期以后，让娜·比西埃手里挎着个篮子站在了圣梅里修道院的门口，一个约莫五十来岁剔着光头，身上有点醋味的修道士老泰里埃开了门，门刚被打开这位奶妈便把篮子放在门槛上，说了声“放这儿了”。

“这是什么？”那位叫泰里埃的修道士问道，一边弯下身闻了一下，想象会是什么好吃的东西。

“弗尔街上那弄死婴儿的女人生下的私生子！”

这个修道士用手指在篮子里拨弄了一下，露出了那熟睡着的婴儿的脸蛋。

“他看上去挺好嘛。红润润脸蛋，营养也不错。”

“是我喂了他。他简直都把我榨干了。我不再干了。我

不再干了。你可以自己来喂养他，用羊奶，用软食、用萝卜汁。他什么东西都能吞下，这杂种肯定行。”

泰里埃长老是个很悠闲自在的人，他所要干的就是负责修道院的慈善事务，主管向穷人和有困难的人分发救济费。他就希望事后人家能向他道个谢，以后再也别再来找麻烦。他不喜欢去管那些麻烦事，因为这太伤脑筋，他实在无法忍受。他甚至后悔不该开门。他希望这女人提着篮子回去，他可以给他解决喂养的费用问题。他慢慢直起身来，这时他闻到从这个女人身上散发出的奶味以及乳酪和羊毛的混合气味。这种香味闻来令人惬意。

“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我真不懂你是什么意思。我所能想到的就是如果这个孩子能再在你的怀里多呆一阵的话，对他无疑是不会有坏处的。”

“对他没坏处，”这个奶妈咆哮着回敬道，“但我可够了。我已掉了十磅肉，可不得不吃三个女人的饭量。我究竟图个什么？就为了每星期三个法郎？”

“噢，我懂了，”泰里埃这下有些放心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这又是钱的缘故。”

“你不明白！”奶妈说。

“当然是的，这总是钱的问题。当有人来敲这扇大门时，总少不了是为钱的事。我希望那怕有一次当我打开大门时，见门口站着一个人是为了别的事情而来的。比如说会有人上门来表示些什么好意，送点水果或是几颗干果什么的。现在不是秋季么，要送的东西多得很。也许还可以送几枝花来。那怕只上门来说几句客气话。”上帝保佑，泰里埃长老，祝您平安！”看来我今生今世是不会看到这种事情的

了。找上门来的不是乞丐就是商人，不是商人就是做小买卖的。要不是想要东西，就是要我付帐。我简直就不能再上街。我一出去，走不了几步就会被人堵住，要我给钱。”

“可这不是我。”乳妈说。

“我得告诉你：这个教区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乳母。愿意以每星期三个法郎喂养这个可爱的婴儿的人多的是，这种机会对她们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她们会用软食、果菜汁和任何有营养的食物去喂他的……”

“那你就把这孩子给她们中的随便哪一位吧！”

“……再说，老是让孩子这样传来传去也不好。谁知道他换了奶妈后还会不会象吃你的奶那样长得这么好。他已经熟悉了怀中你的气味，甚至熟悉了你的心脏的跳动。”

他再次紧紧吸到了奶妈身上蒸发出的热气。可他注意到自己的话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便说道，“带着孩子回去吧！我把这事告诉院长，让他以后每星期给你付四法郎。”

“不！”乳妈说。

“好吧——五法郎。”

“不。”

“那你到底想要多少？”泰里埃对她嚷了起来。“五法郎对于这种抚养一个婴孩事来说可是笔大钱了。”

“我不要什么钱，说干脆的，”女人说。“我要这私生子离开我的屋子。”

“可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我的好太太？”泰里埃边说边又用手指在篮子里拨弄着，“这孩子实在是可爱。红扑扑的小脸蛋，也不哭，再说他已经受过洗礼了。”

“他已经被魔鬼迷住了。”

泰里埃赶紧把手缩了回去。

“不可能！一个小婴孩绝对不可能着魔。婴儿还不算个人，他还处在未进化成人的阶段，还没有自己健全的灵魂。这就是为什么魔鬼不会对他感兴趣。他能说话了吗？能？他抽搐了吗？他动过房间里的东西了吗？他身上难道发出什么可怕的气味了？”

“他根本就没什么气味。”乳母说。

“这就对了！这就说明没问题。如果他真被魔鬼迷住了，他身上就会有恶臭味。”

为了安慰乳母，当然也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勇气，泰里埃提起篮子，挨到自己鼻子前。

“我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不正常的气味，”他闻了一会儿说，“真的没什么异样气味。尽管他的尿布上似乎有点异味。”他把篮子递给这女人，让她证实一下。

“我说的不是那个，”乳母有些发火了，她把篮子又推开了。“我不是说他尿布上的气味，他的屎是臭的，这当然没错。但这小崽子本人却一点都没气味。”

“因为他身体健康，”泰里埃叫了起来，“因为他身体好，所以什么味也不会有！只有生病的孩子才会有气味，这谁都知道。得天花的孩子有马粪味，得猩红热的孩子有烂苹果味，患肺结核的小孩有一种洋葱味，这是尽人皆知的。他长得很好，你想到哪儿去了。难道你觉得他应该发出臭味？你自己的孩子散发臭气吗？”

“当然不是，”乳母说，“我的孩子身上散发的是正常人的气味。”

泰里埃轻轻把篮子放回地上，这时他第一次从内心对

这固执的女人升腾起一种怒气。在争辩时，他本应该借助他的手势，他不希望孩子受到任何伤害。但现在他两手交叉在背后，把他那尖尖的肚子挺到了乳母跟前，他厉声问道：

“这么说你肯定就知道一个真正的孩子应该是什么气味了？不过我是否可以提醒你，这孩子是受了洗的，他也是上帝的孩子。”

“是的，”奶妈说。

“而且你可以肯定这孩子不象你——你这个从圣德尼大街来的让娜·比西埃乳母！——所认为应该有的气味，那他就是魔鬼的孩子？”

他把左手从背后伸出来，用弯着象是个问号的食指威胁地指着乳母的脸。乳母想了一下，她对这次谈话竟变成了神学式的盘问而感到别扭，她无疑是说不过这个对手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她推诿道。“你们去判断这是否和魔鬼有关，泰里埃长老。这不是象我这样的人能说了算的。我只知道一点，这孩子使我心惊肉跳，因为他身上的味和一般孩子身上应该有的味不一样。”

“啊哈，”泰里埃显出得意的神色，他那只手又放回背后。“所以你就往魔鬼那儿想了，是吗？好吧。你就跟我说说：你所认为的正常的婴儿倒底应该是什么气味呢？行吗？”

“应该是好的气味。”乳妈说。

“这‘好’是什么意思？”泰里埃大声吼道。“气味好闻的东西多的是。一束薰衣草会是好闻的。炖肉的味道很好闻。阿拉伯半岛上那些花园很好闻。但我想要知道的是一个婴儿应该是什么气味。”

奶妈开始犹豫了。她很熟悉婴儿的气味，她非常清楚

——她毕竟喂养、照看、抚育和亲吻过几十个婴儿……。她可以在黑暗中凭自己的鼻子找到他们。怎么回事，就在这时候她的鼻子里还有婴孩的气味，可从来没能用语言来形容。

“说呀？”泰里埃一边叫唤着，一边不耐烦地把指甲弄得吱吱作响。

“嗯，这——”奶妈开口了，“这不大好说清楚，因为……因为他们每一处的气味不都一样，但都很好闻，长老，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比如说，他们的脚就象光滑、温暖的石子——可能不是，更象奶酪……或者说象新鲜黄油。他们的身体闻着象……就象泡在牛奶里的烙饼。他们的头，头顶、后脑勺，那儿的头发翘着，那儿，看着，长老，就是你这块光秃秃的地方……”她拍着修道士的秃顶，这时修道士被这滔滔不绝的罗嗦话愣了一会儿，乖乖地低下了头，“这儿，就在这儿，这儿的气味是最好闻的了。就象焦糖的气味，那么甜美，那么奇妙。长老，你是不会知道的！只要你闻闻那儿，你就会喜欢上这些孩子，不管是你的孩子还是别人的。这就是小孩子应该有的气味——没有别的气味。如果他们不是这种气味，如果那儿根本就没有气味，或者气味还不如一阵凉气，就象这个小杂种，那么……你可以随便按你的方式去解释长老，我可不行——”她坚定地把两手交叉在胸前，向脚边的篮子投去憎恶的目光，就象里边是只讨厌的癞蛤蟆——“我，让娜·比西埃，决不把这东西再带回去！”

泰里埃长老慢慢抬起低垂的头，手指在秃头顶捋了几下，仿佛想把头发理顺一下。他又象是顺便地把手指放在鼻子底下，若有所思地闻了闻。

“象焦糖……？”他问道，显然还想要找回他刚才的严

厉音调。“焦糖！你知道什么是焦糖？你吃过吗？”

“不能说吃过，”乳母说。“但有一次我在圣奥诺雷大街的一个大宅里看到他们用化开的糖浆和乳脂做焦糖。那种味儿太好闻了。我永远也忘不了。”

“对，对。行了，”泰里埃把手从鼻子下拿开。“现在请你住嘴吧！和你进行这种水平的交谈真使我费劲。没什么可说的，不管找什么借口，你就是拒绝喂养分配给你的这个婴儿让——巴蒂斯特·格雷诺耶，就是来把这孩子交还给他的临时保护人圣梅里修道院的。我为此感到很难过，但显然无法改变这个事实。你被解雇了。”

说完他便抓起篮子，最后吸了一口那隐隐约约，热烘烘的羊毛般的奶香味，倏地关上门。然后回到自己工作的屋子。

3

泰里埃长老是个有学问的人。他不仅研究神学，而且读过哲学著作，并涉猎植物学和化学作为兼职。他对自己的批评才能颇为欣赏。固然他不会象有些人那样太过份，比如去对基督教《圣经》的奇迹，圣言以及原文真实性发生疑问，尽管《圣经》的经文严格说来不能单凭理智去解释，而且实际上还常常正与此相矛盾。他不喜欢去纠缠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对他来说太头痛，而且只能把他置于受折磨的被动和不安的境地，而要运用人的理智还确实需要某种安全感和宁静的心境。他最竭力反对的是那些民间的迷信行为：巫术、算命、戴护身符、毒眼、驱始魔、盈月时的咒语以及所有别的迷信

玩意儿——看到这些未开化的习俗在基督教巩固了一千多年以后的今天仍然没有被根除，确实是令人沮丧！而且多数所谓着魔或同魔鬼的契约如果作进一步探究的话，都是些迷信的说法。当然，如果要否认撒旦的存在，或对他的魔力产生怀疑，泰里埃还做不到；只有专门的部门才有权去决定这些问题，去涉及神学的基本理论，这不是一个普通僧侣的事。但另一方面也十分清楚地说明，当象奶妈这样的简单的生灵坚持说她发现了魔鬼幽灵时，魔鬼本人是根本不会涉足于此的。她认为自己发现了魔鬼这本身就说明魔鬼是根本不可能被察觉的，因为魔鬼决没那么愚蠢让自己被这个奶妈让娜·比西埃所识破。用她的鼻子就行！用最简单最原始的感觉器官，最低级的感官！好象地狱就有硫磺味而天堂就有香火味和没药味！这真是极端的迷信，完全是来自蒙昧愚蠢的黑暗时代异端信仰。那时人类还象野兽一样生活，眼睛还不足以看清东西，不能辨认颜色，却自以为能嗅出血腥味，能用嗅觉从吃人的一类怪物、狼人和复仇女神中区别出朋友和牧人，并总是向他们的魔神供奉发臭的、烟熏火燎的祭品。这是何等可怕！有人说，“傻子用鼻子辨认东西”胜过眼睛。看来上帝赐予的理智之光还得持续千年之久，直至那种原始信仰的最后遗迹从地球上灭绝。

“啊，是的，你这可怜的孩子！天真无邪的家伙！你睡在篮子里消磨着时光，却不知道别人对你产生了不祥的疑心。那无耻的女人竟敢说你身上的气味和正常小孩身上应该有的那种气味不一样。唉，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布比杜！”

他轻轻地在膝盖上摇着篮子，用手拍着婴儿的头，嘴里老是哼着“布比杜”，他觉得这种声音对小孩有安抚和镇静

作用。“你被人说成有焦糖的气味，胡说八道，布比杜！”

过一会儿他把手拿开，放在鼻子下，一边吸着气，但除了中午饭吃的腌酸菜味什么也闻不着。

他犹豫了一会，向四周看看确实没人注意他，这时他提起篮子，把他那肥大的鼻子凑了进去，看看究竟能否闻到点什么味儿。他闻遍了婴儿的头部，稀疏的红发把他的鼻孔碰得感到痒痒。他并不知道婴儿的头部到底应该是什么气味。但肯定不会是焦糖味儿，这一点是很清楚的，焦糖是化开的糖浆，一个至今还只能吃奶的婴儿怎么会有化开了的糖的气味呢？这孩子也许会有奶腥味，象乳妈喂的奶。他闻不出来。也许应该象头发、皮肤或有点婴儿的汗味儿。泰里埃想闻闻有没有这些气味，但他还是什么也没闻出来。他这辈子里是闻不出来的了。他想婴儿身上显然是不会有气味儿的，肯定是这样。如果一个婴儿被收拾的很干净的话是根本不会有味儿的，总不会比他能说话，走路、写字时更有气味儿。这种情况是和年龄有关的。严格说来，人最初开始有气味儿是在发育期。就是这么回事。记不得是不是贺拉斯本人写过这样的话，“少年气血方刚，少女香气四溢犹如洁白的水仙花在开放……”？——罗马人很了解这些！人的气味总是一种肉体的气味——一种邪恶的气味。一个连做梦也不知道什么是罪孽的婴儿怎么会有气味呢？会有什么气味呢？布比杜——决不可能！

他把篮子放回膝盖上，轻轻地摇晃着。婴儿还睡得很香。他右手握着拳从被子里伸了出来，不时抽搐着打在他的脸上。泰里埃脸上露出了微笑，突然感到由衷地亲切。这会儿，他奇妙地感觉到自己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他已经不